周易象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行健天不可得而名自其德而名之曰乾乾健也謂之行者何也天氣而已矣地之四圍上下皆天也皆氣也氣之運行大無不包小無不入無一非天之行而行之所以不息者惟其德之健耳其度數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餘從開闢以來一日一周無一息停此天行也此健也萬物資始流行各正保合此天行也此健也君子觀乾象而行必法天其何以法之哉人本天地之心形色天性也易知可久即乾知之不息也人之行非取必於天之

健惟自强不息則陽明與天同運而天德在我矣
是故天命之性本自剛健中正本自純一不已吾
惟立吾毅然之志養吾浩然之氣盡吾本然之性
日而乾焉夕而惕焉學聚而問辨寬居而仁行焉
庸言必信庸行必謹固不離乎日用常行之內知
至至之知終終之直欲造乎先天未畫之前元亨
利貞效法天以並運潛見飛躍耆耆乎與時
而偕行樂行憂違知進知退雖用九見天則不敢
一毫作為其間而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必期
天且弗違而後已是無聲無臭天之行也不可窺

勿助勿忘我之行也必有似此君子自強不息上達天德之學也天命之性本如是君子盡性致命无一息不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焉一皆盡性之能事耳豈能於自性之天加毫末哉故真知易者只一健字盡之矣真能法天者只自強不息一語盡之矣觀孔子本天縱至聖猶不厭不倦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此乃乾健自強之準則也嗟夫人人皆天也氣息一呼一吸與天同運並行而神氣不能主宰咸自違其天則自棄其天德而悖天亦甚矣有志希聖希天者何莫不自強哉自即

乾也象必云以者君子之用易也

乾一也在天曰健在人曰強觀君孔子以強語子路如流中立不倚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塞爲而屢貧其強可見自強之道豈氣魄才力云乎哉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勢坤地謂之勢以形言也上坤下坤一高一下平陂相因層積不匱其形勢何其渾龐磅礴而萬物悉賴之以載職者厚之至也厚坤德也故云地勢坤君子觀象於地勢以厚德載物畢法地也夫

品物覆之於天者莫不載之於地中庸曰及其廣
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是也
惇厚配地者君子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使德不如
地則萬物皆備於我其何以勝之然地之所以厚
載者以其隤然處萬物之下也君子欲畢法地而
不能處以下人矣可哉是故德性之厚本淳龎而
不漓敦厚之功宜渾淪之日積以一身負以萬類
而不見其為重以一身承藉百為而不見其為繁
翕之萬物歸其根淵淵其莫測闢之萬物鼓其化
浩浩其無涯雖體物不遺不能於德性有所加而

吾之德大莫能載則倫物如彼其衆而類聚群分錯綜變化優優乎載之有餘地矣是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固由夫地勢之順厚德載物應地無疆斯成其質化之能配天者地也配地者君子也否則一夫不獲一物失所君子以為予辜豈作而致其情哉仁者與物同體躬自厚之道本如是也雖然德不積不厚又惡容已於自強不息之功哉惟合而觀之自強不息則天地備厚德載物則王道全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屯陽蒸陰則陰氣騰而為雲陰鬱陽則氣陽

奮而為雷二氣和則雨然而謂之屯者時乎雷動
雲合二氣絪縕滿空中畜聚未散將以致雨而尚
未雨也故為屯之象當此屯塞之時正君子大有
為之日也欲以開物成務而未嘗殫心思以為之
經營則寡謀淺慮其何能濟于焉以經世之責任
諸己而施為措置變化無窮不得不勞心焦思夜
以繼日以酬酢之故繳謀綈慮細繹曲維如治絲
者務欲觧散其棼結以為織紝之用既理其緒而
為之分又比其類以為之合法雷之振而莫不得
其理法雲之合而一皆統其同凡所以綸續籌慮

於胃中者固不辭乎屯塞之勞而析理務極其精揆事務盡其變必使一經一緯咸執其緒而後已故探深慮危其德慧術智自亦深沈縝密雜萬感萬應真有析衡權粗者在矣否則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則慮不遠者憂必近況於經世宰物哉可見經綸者君子之雲雷也雲雷屯則醞釀濃然後足以霖雨乎天下經綸密則思慮熟然後足以燮理乎化機

學而不思則罔而固心術慮即學者之屯也聖人經綸大經如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亦是此意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蒙山者泉之源也山出乎泉而尚無所汨泉出於山而尚未之行蒙之象也是純一無雜之謂蒙非昏蒙之謂也君子觀象於蒙以果行育德何也行雖有漸而百折必東者泉之流也發源有自而精潔未污者泉之體也可見泉雖在山已有必行之機惟順以導之自有放海之勢故君子思以開其德行之蒙也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必欲小德川流而行險

注海沛然其莫阻大德敦化而端本澄源淵然其
莫窺如此則海涵春育源深流長功雖極其奮勵
而本真未漓機惟順其自然而源流不息何敢用
智以鑿其渾沌之天乎亦非有意以調停之也天
命之性即山下之泉也蒙以養正乃盡性之學也
九體之於行雖遇險而務竭其當然之力會之於
心必智止以順其本然之真如此則淨情淵泉固
盡性之極致果行育德實作聖之全功所謂大人
不失赤子之心是也赤子本瀞濛未判大人則德
行渾全而盡其功正以復其初耳否則徒恃人為

之驕強而不循乎天性之本然豈聖人果育之教哉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需水氣蒸而為雲陰陽和而後雨雲既上於天則天氣亦下降矣雖未成雨而雨可需也故為需之象君子懷才抱德其綏來動和具已在我則時未亨而亨可待矣果何所為哉蓋道不出乎日用常行之外而百姓日用不知者由其行不著習不察耳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未免越分貪奇行險徼福自離乎中庸之道也

味不知飲食養中以象夫坎宴樂舒泰以象夫乾
乃其日用不可離者況萬物所需莫大乎潤澤喜
人所需莫切乎居食而飲食宴樂即道之所在也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象謂以中正是也故覲君子
之心汲汲皇皇未嘗一日忘天下而曲肱疏食樂
在其中陋巷簞瓢不改其樂用行舍藏我何與也
所以居易俟命藏器待時道固當如是耳由是作
霖雨慰雲霓亦取諸飲食宴樂中有餘裕也可見
雲上於天已有可需者在而君子之需時得非素
位而行而安其見在所需之常乎乃若身係蒼生

之望而沈酣寄興遊宴怡情則又需之似是而實非者不可不察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與水違行訟天一生水其始也本同一氣天固元氣之渾淪水即精氣之融液天水本一也一動之後天道上行水性下潤天運左旋水流東注其行相違遂有天淵之隔矣君子觀象知訟者公言其所行也訟之所由興者雖行違於終實始謀之不慎耳或以是非求勝其界別于萁芑或以利害相攘其隙開于微眇如女子爭桑而吳楚運兵爭羊

鬪爭羊而宋師撓敗蓋可鑒也是故天下無理外之事善作事者本吾同然之心協吾當然之理即於始焉謀之真見吾人自一体之親以至四海之内其初本同氣而生不相違悖猶天一之水也惟其事勢一交不免以己意作為于其間則是非利害之心釁然分而爭訟興矣事未作而彼此同心事一行而形迹兩判合則四海皆兄弟違則父子若仇讐良可畏哉其必謀於未作之先不至無知而妄作故作於既謀之後庶幾好謀之有成雖有事而常行其所無事焉而欲慎厥初惟其始也不

可以片言起釁不可以纖芥睽情塞憤爭之源杜好勝之實凡所以謀諸始者一歸諸道義而訟端息矣此固無訟之道也噫謀始不至于訟人而反始莫要於自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師水由地中行其所以容蓄乎水者地也然則地勢本下水之四面來歸者無窮水流不停地之萬派畢受者無量君子觀其象得容民蓄衆之道焉水聚于地兵寓于農其象一也何也畫地居民八家同井疆理畎畝之内莫非塗澮溝洫

之分比閭族黨之間一皆卒伍軍旅之衆容之而有所居畜之而有所養無事則荷耒耜以務農而撫綏必周一皆坤之順也有事則執戈盾以講武而訓練有法一如坎之險也伏至險于大順古之兵農合一井田法制固如此也所以民皆知兵不必調兵以擾民兵自足食亦不必賦民以養兵矣豈強制之哉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所以容而畜之者順乎水與民之性也水聚於地中則無泛濫之虞兵隱於民井田則無判亂之禍

觀禹貢河水伏流潛行地中固可以得師之象而

於容民蓄衆之義愈覺親切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比地之與水本不容間大而江淮河漢小而溝澮行潦容納者地之比夫水潤澤者水之比夫地雖一撮一勺之多彼此浹洽而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也先王象比以建萬國親諸侯蓋王者能以一人統天下不能以一人身親乎萬民知民各有君君各有國而五家為比乃建國分封之原也於是建之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與附庸之别焉主之君有公侯伯子男之殊焉小大相制

衆寡相維如溝澮之納江河江河之歸于海瀆隨其水之支流派分莫不與地相比也豈徒使之各守疆地而假富貴以比夫諸侯已哉天下有分土無分民也使之各君其國子其民天子建萬國以親諸侯諸侯率萬民以比天子巡狩述職翕然上下之相親如水地相比而無間然矣如彼而有後夫焉天下其誰容之

水分則勢弱而地安水合則勢強而地嚙觀古今黄河之分合可以知分封之道矣

比獨曰先王可見封建之制其來遠矣

唐虞萬國衆建而少其力則多助而易制周之國千有八國漸無併也國併則土廣故勢均力敵交相侵奪民不聊生是周之初封侯國已非萬國之制矣又何怪春秋戰國併為七雄而終吞於強秦耶

風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小畜天本陽氣之上浮而風亦氣也巽取一陰在下噓而為風忽然而來飄飈大空卷浮雲蕩陰霾皆其行于天上之象也若指蒼蒼之體則天豈有上抑豈風之所能畜乎但風行天上以

陰畜陽所畜者小故為小畜然而謂之文德之美者何也風以陰柔之氣披拂虛空倏而晴倏而陰倏而光風之可玩倏而飄風之可驚雖不足以盡天文之美而此亦一端之可見者是故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文德彼德之畜于中者未易窺文之炳於外者不可掩凡布於威儀言詞而文華為之煥發著於詞命訓典而章美為之敷宣皆文也皆德之可美者也惟文本於德不徒為掇英刿華之末而德見於文亦足為章身華國之資如此則文德之畜聚一大空之變態而郁乎美哉文風其日昌矣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然以澤視天則尤下之下卑之卑者夫固天地自然之限制也君子觀履之象于以辯上下定民志夫民志何以不定由上下未辨不知履之所以為履在人本至卑而至下也故上下無辯則紀綱不立陵通不慎則僭亂易生于焉因天澤自然之分制為典禮三千三百各有隆殺不相踰越為之君臣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等級使天下尊役卑為之節制使天下上役下衆紛然不可齊之衆一

歸于截然不可亂之禮工者如天之不可以為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干天民見其上下懸絕若此則心志一定凡服飾器用之間進退升降之際各守其分惴惴焉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曾不敢一蹈其足於彝倫綱紀之外蓋自有天澤以來未之改也記曰禮禁亂之所由生者此也噫是禮也君子所素履者也惟此志默順乎天則德愈盛禮愈恭而率履不越惟民之所視履者即此在矣可不慎歟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泰天本上而其氣下降地本下而其氣上騰二氣交則陰陽和而萬物暢茂所以為泰也后法泰之象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不其君民之交泰乎蓋天地之形不可交交以氣也上下之分不可交交以道也財成輔相豈強作於其間哉天地生萬民各有彝倫之等也后則教之攸敘以正其德天地生百物各有種植之時也后則教之允殖以厚其生天地生五材各有當用之資也后則教之制度以利其用若此之類無非因天地自然之道順天地自然之宜于以財

而成之使天秩地產咸錯綜有道輔而相之使天
時地秩各引導合宜以左右乎民耳陽爲左陰爲
右左之右之使訖乎中而無一之不遂也如此則
盡人性盡物性以參贊天地之化育而后之所以
交乎民者有道矣天下不其通泰矣乎雖然天施
之地生之非后不成三才並立之道也况天地固
有自然之泰而進君子退小人財成輔相所以致
斯民之常泰泰者非后而誰
泰獨曰后可見開時運之泰非有時位者不能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不交否天氣不降地氣不騰則天地不交有否之象矣然天地閉塞賢人隱括囊無咎無譽此其時也君子觀否之象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夫人君既任小人以至否則天下無邦君子雖有休否之志已無所施矣縱使小人為能包承亦不過榮之以祿焉耳而君子其肯為爵祿以自否其道哉惟知德之彰者人之忌吾惟儉約其德即以遠乎禍患之臨祿之及者禍之招吾已早見其幾孰能動其榮華之念非避患而忘世也地氣不上交已德不容以不儉而其不敢違者惟其時也非

辭祿而忘君也天氣不下降君祿莫可得而榮而其不可奪者常在我也是雖有挽回世道之心未嘗無明哲保身之智況超然于榮辱之外斯可以運其斡旋之樞處否之道固如此也君子柰且何哉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同人天運上火炎上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象夫族之不一物之不齊欲強而一之齊之此必無之理也且如鍮鋈均謂之金玞瑜均謂之玉不別其異何以為同哉君子於同人得類族辨物

之道焉天無覆而萬類自殊火無照而萬象各別天與火之大同則然也于焉法天之量無所不覆法火之明無所不照如族有士農工商之殊從而類之並處不相悖也如物有鱗甲羽毛之別從而辨之並育不相悖也因其類焉以為類因其辨焉以為辨一皆在其大明之中族與族相安物與物相得莫不歸於有容之內如此則天下各得其所雖曰我無所與實有以通乎天下之志也此所以同志也此所以同人于野亦庶乎天之無私覆火之無私照而天下其大同矣否則于郊之同且不

克於私也況于宗於門者哉

同一人也父族母族妻族九族各類六德六行六藝三物有辨而明物察倫同之為人非大明其孰能之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大有天上之火日也日君象也日工于天萬物畢照故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而不有以治之則善惡兼容淑慝混淆猶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國有奸佞而良民消者不絶無也君子于是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惡必遏之而後天下知所懲

善必揚之而後天下知所勸非內剛外明不能也故法離兼照之明法乾獨斷之決見惡必遏與衆棄之見善必揚與衆榮之且惡日去善日升則惡亦反而進於善者此其幾也豈作好惡于其間哉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于所以順天休命而我無與也要之有善無惡者天命之性本人人所同有而遏惡揚善不獨用人為然也反諸自以為善去惡非至明以察其幾非至健以致其決欲大有天下之善也難矣有志順天休命者宜省之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謙地本下山本高以山之高而在地之中高而能下謙之象也君子有見於高者降而下卑者升而上一升一降卑高適得其平於是裒多益寡稱物以平施焉何也常情視己常大高視人常不足此所以不得其平也君子自一身以達之天下見物有多者從而裒之猶艮下于坤而高固有以就夫卑也物有寡者從而益之猶坤上夫艮而卑固得以藴夫高也或裒或益稱量以施之而適得其均平矣可見君子之心雖曰無衆寡無小

大無敢慢而分有崇卑禮有隆殺不得不與時以推移則是裒益在我所以稱乎物而平其施循權之隨物低昂而我無與也信乎謙非一于卑己尊人過於謟屈之謂也要在人我得其平耳故以之處己而卑以自牧則德性純而氣質變以之處人而慮以下人則和順積而暴慢消彖傳所謂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其庶矣乎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豫雷本純陽之氣也惟其伏之地中者

極其蘊畜之久設出之地中者極其奮發之和豫之象也內順而外動聲震而氣和所以天地訢合萬物嫗育而自然之樂在茲矣先王于豫之象得樂之道焉知樂由陽來而作樂以崇其德于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中和之德胥此以養之也是無聲之樂既蘊之為和順積中之盛故有聲之樂正以洽其神人和協之情故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而天神格人鬼享也何也氣和則聲和則上帝祖考莫不悅豫幽明浹洽大和之氣盈滿兩間而德于是乎崇矣可見雷本天地之元陽聲即天地

之元聲也雷一聲而群陰頓除萬類暢達故象其
聲以為樂之所由作象其和以為德之所由崇此
所以得聲氣之元而大和滿天地間矣後世精律
吕者候氣于一陽来復之時其亦有所自云若區
區於律管之較量而不知崇德為何事又何怪乎
古樂之不作也
周郊上帝以后稷配大師樂奏圜鍾于圜丘圜鍾
乃二月律也周以前郊祀皆同仲春故曰先王可
見象皆實事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隨雷本動而澤至靜以雷而入于澤隨其地而靜也震本陽而兌則陰以震而下于兌陽氣隨其時而歛也况兌正秋也時之所至雷亦不得不深蟄于澤隨之象也觀月令仲秋雷始收聲可見矣是故君子觀象澤雷以嚮晦入宴息夫晦明晝夜天之時也出作入息人之所以隨其晦時也當其收聲雖雷亦入息于澤之中矣人豈能一於動作而不息哉息也者生生之機孟子謂日夜之所息也每日大陽入息于亥子之間每月大陰入息于晦朔之際每歲冬至之候乃天地一大息也

故收歛不固則發生之不榮靜翕不深則動闢之不達君子有見于此震陽魂也兌陰魄也故凝神闇寐淵默雷聲豈徒四肢之于安逸勞爾形毋搖爾精之謂哉必使神與氣交魂隨魄斂退藏宥密形神混合而寐亦覺也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神雖一宴息有不能外者其在語默因革仕止久速又可知矣或曰周公夜以繼日孔子終夜不寢此乃聖人以人競辰然歟是又不知宴息者非一於沉昏夢寐之謂也入對出而言息對作而言也乾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係辭通

乎晝夜之道而知然則知也揚也果以宴息而有
問乎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蠱振萬物者風也育萬物者山也以陰陽之氣宣暢而旁達也風而止于山之下是陽過夬陰其氣鬱而不通則木多滯淫而蠱生哉此蠱之象也小雅云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觀此而蠱之義明矣邵子曰蠱者風之族故風字從虫是山風蠱亦是實象然豈終于蠱哉振其鬱而通之者風也育其枯而榮之者山也要

在隷通山木而風亂之不鬱耳此則飭蠱之道也君子觀象山風以振民育德蓋世之亂未有不由風俗之壞者君子以一身係高山之仰而民咸視之以風動焉所以蠱之成也既由於巽而止而翻然更新之責舍我其誰哉知溺于宴僻狃于偷安民俗之蠱也則勞其身以振之而鼓舞作興務有以獎勸而警惰知習于澆漓趨于刻薄民德之蠱也則正其身以育之而薰陶涵養務欲其返朴而還淳如此而蠱不可治民德不更新者未之有也要之法巽風以振民者起弊之急務法艮山以育

德者維新之真機而育已之德以振作其民尤君子重巽敦艮之大本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量

澤上有地臨地臨于澤上臨下之象也澤之漸入於地者淵衆不涸故其蓄澤爲不滔地之周于澤外者消流不洩故其容受爲無方臨之義也君子觀象于臨知臨之道莫有大於教思容保之道也是故法澤之滲流者以教乎民則竭吾心思而浸潤之必久漸漬之必深一如澤之潤地而無窮也法地之厚載者以保乎民則大其容受而莫安之

不遺愛養之必周一如坤之容澤而無疆也如此則其臨也非臨之以勢位法制也因民之德而正之因民之生而厚之則民之永賴保釐而道其教誨者不待言矣雖然不徒曰教思而且曰無窮不徒曰容保而且曰無疆居民上者可以深長思矣噫足以有臨者在君子也非至誠無息而欲其無窮無疆也哉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觀地之周徧萬方也本溥博而無疆風之旋轉地上也亦徧觸而不匱觀之象也先王于

風地得省方觀民設教之道焉何也百里之地不同風而移風易俗因民設教則存乎君也故欲以觀民而四方之不省何以得其好尚習俗之異欲以省教方而風教之不善何以疑其大觀在上之孚于焉時其巡狩柴望秩於山川諸侯朝于方岳修五禮如五器命市納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或奢而示之儉或儉而示之禮無非因其俗設其教使之歸于中焉而已矣稽之古人春省耕而補足秋省斂而助不給省之各以其時南方風氣柔弱北方風氣剛勁教之各以其法皆觀民之類也

如此則溥天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而省方觀民故如風之無地而不行一道德同風俗而因民設教且如風之隨地而動物先王觀風之道固如此夫省方象坤地觀民設教象巽風而知風之自則省方莫要于省躬故九五曰觀我生觀民也此所以為觀之本歟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噬嗑雷電耀于上雷振于下聲光振撼閃爍若有吞噬之狀即彖傳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噬嗑之象也先王象雷以用威而威無不光象電

以用明而明無不察雖利于用獄而何敢濫刑哉推此以明罰敕法而已矣夫罰以懲過而有不明焉則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法貴畫一而有不歉焉則巧詆緣飾者咸得以舞智是故明其罰而辨別鞫審之必精用之一時者罔不得其情也敕其法而比擬斷决之惟謹定之平時者莫敢撓其議也如此則法電以用明而明不失之過察法雷以申敕而威不失之大苛矣考之虞書金作贖刑與象以典刑而並用宥過無大與刑故無小而兼行皆此道也否則過誤以從輕而狡偽且得以貴法矣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山下有火賁山在上火在下火雖至明爲山所止明而所有止焉自其明之所及雖庶物之小者無照之無遺自其明有所止則雖欲剖決其大者而有不能也是故觀山火之象以明庶政無敢折獄也何也事莫繁於庶政如謹權審量讀法平價條貫簿書之冗雜出納禁令之詳密有志者皆可明也至於獄情之重幽隱萬狀單詞先入而造難分欲一成而不變一決而不留雖至明者亦止而未易折也于焉法離之明以明庶政非詳于小也明

之所能及雖至繁不能淆也法艮之止而無敢折
獄非遺乎大也明不及則疑生雖欲折之而有不
敢也即此不敢之心固由於明而實止於明也亦
有庶政可以文為獄情不敢文飾之意卦辭所謂
貢亨小利有攸往亦可互發明矣
賁本與噬嗑相反以離與震艮合體故義不同也
何也動而明則無所不照故能創法于上明而止
則不能及遠故惟守法于下觀象玩辭其義躍然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剝山本上地本下山之所以不虧崩者

以下址之博厚也下而圮爲則高山擴而下附於地矣此剝之象也為人上者惧其剝也則當厚下以安宅蓋載山者地也地削則山崩矣剝山亦地也君者民也民判則君危矣剝君亦民也君猶山也民猶地也山欲永固其崇高則當博厚其地勢可免傾陷之患君欲永保其崇貴則當敦厚乎民生可免危忘之憂況地勢廣厚而鞏固不可拔乃山之所以自奠其基民德歸厚而固結不忍離乃君之所以自安其宅觀於剝而君上可自省矣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

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皆厚下之道也至於卦言下剝上象言厚上厚下若不同也然卦論得病之原象發對病之藥在各象或從治或反治之不齊均之愈病者易道之也至於君子之受剝實由小人之為剝故謂之剝廬而君之剝喪乎元良人之自剝其良心謂之居安宅也可乎哉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復雷本陽地本陰陽始萌於陰之下即

雷始反乎地之中復之象也雖一陽之氣復于九
地之下者已為萬物之資始然涸陰凍氷凝結地
上惟其收斂之固是以歲之發生者于此乎始也
天地之復且然可以人而不法天乎是故先王至
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正以順天道也夫復
見天地之心而閉關息民以養微陽夫固參贊化
育燮理陰陽之道即效法雷在地中之義也然人
心之善端獨無復萌之時乎莊敬持養如月令齋
戒掩身之教亦先王之遺意也但復乃一陽萌動
之機邵子謂一陽初動處程子謂動見天地之心

觀雷在地中蟄而不震固宜靜正以養其初動之
陽耳人惟常有一陽為主於内所謂復以修身復
以自知備是矣柰何世有以養靜歸寂為至日閉
關之實學者終以迷復大敗而反君道焉是果復
之謂哉大意與陽乾初九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同
既曰先王又曰后者后指時王言也恐至日閉關
之制雖制自先王而時王未必行矣時王所行者
惟于至日不省方也故並舉之各象先王與后茲
可推矣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雷行于天之下動于物之上雷以時動動以天也是故時驚蟄雷一震焉則時至氣化萬物莫不趨蟄萌芽飛潛動植各正性命凡有血氣知覺者霹靂之下邪妄頓除真是物物與之以無妄也先王觀象法天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夫無妄即誠也中庸謂誠者天之道誠者物之終始是也惟至誠為能盡性以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亦惟茂對其發育之時隨物物所自有者養而育之與之以厚生之道而勿失其時與之以育德之方而各當其可要以全其自然之性耳豈

能一毫增損于其間哉即彖傳所謂大亨以正天之命也雖然吾人欲妄復無妄者即此可反求矣何也試即雷霆震驚時驗之恐恐然震動惕惧罔念頓消真心呈露此即物與無妄而天命之性于此可見是無妄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衆能保此真心時時可以對越震雷而不雜以一念之邪焉則至誠動物而茂對時育萬物之道在我矣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大畜天者氣而已地之上虛空皆氣也

皆氣皆天也山特氣聚成形而為物之大者天在
山中以形畜氣則天雖至大無外惟山之大為能
畜之故山之中草木禽獸寶藏之所聚一皆氣所
畜聚而成焉況山勢逶迤磅礴而天若晝于山之
四周此大畜之象也君子覩象以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夫山本天中之物惟形與氣合故成大
畜彼前言往行孰非先得吾心所同然者乎吾心
之德天德也德性所固有者雖不固外以為之增
益而大虛之量實無所不包特拘學淺見自小之
耳欲尚友千古以大其畜則古先聖賢之言行皆

德也其德音德行皆可考而知也于焉本吾德性
之良以廣其問學之益凡嘉言善行足為畜德之
助者不徒識之而且多識焉非以誇多而鬬靡也
要以畜吾之德而蕪然並畜以盡其蘊默識心通
以透其微也知此則由博而約識與見聞而俱長
見聞與識而俱隨道吾之問學正以尊吾之德性
既剛健篤實輝光而日新又多識前言往行而大
畜則其天德之蘊畜何可量哉若析存心致知而
二之不失之徒博則失之徑約皆非多識畜德之
道學以畜德為主臨則多識前言往行皆大畜之

真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否則多
聞擇善多見而識祇為知之次也會而通之聖學
不待辨矣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頤山艮止雷震動陰陽有所節宣故萬
物悉賴之頤養然山以形雷以氣氣動形止如人
之頤上止下動而氣從之故為頤之象雷潛山下
亦有靜養之義君子觀象于頤以慎言語節飲食
蓋頤養莫大乎養德養生言語從頤而出也不慎
則妄出而招尤匪以養德適以喪其德矣飲食從

順而入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匪以養生適以傷其生矣言語飲食象乎震之動而慎節則有象乎艮之止况修詞立誠雖庸言之必謹也故守口如瓶常持乎白圭之戒既能以德且終食之不違也故心存知味何事乎膏粱之求庶乎慎則不至於傷頃節則不至于躭慾由是多言不為躁寡言不為默箪瓢不為困傳食不為泰義惡可以飲食言語為日用之常而忽之哉

卦辭曰觀頤自求口實豈徒飲食為然哉仲虺之誥曰惟後世以台為口實可見言語亦口實之義

也古人指口為出納之官又謂口是何傷禍之門也然則觀頤在觀其所養而所養莫要於自求慎言語飲節食兩言眞有以發頤養之道矣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澤滅木大過澤水卑巽木高澤水本以滋養乎木今兌上巽下是水勢泛漲至于滅沒其木此大過之象也然水雖淹沒乎木其在澤也可謂大過矣然木之根榦未嘗搖動則木雖滅于澤而不仆于澤非其根本培植之大過者能如是哉君子觀澤滅木之象乃有大過人者在焉何也獨立而莫我

剛者必多懼避世而莫我知者必多悶人之常情也君子進則展其大過人之才而獨立不懼屹然顛波之中大行不為加也退則礪其大過人之節而遯世無悶怡然烟水之濱窮居不為損也斯人也定見定守雖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而皆莫之顧如木在乎水之中也慎獨者自中立之不倚如水掩乎木之杪也肥遯者自順應而無情此非素有大涵養大設施者必不能也嗟夫陽剛誠大過矣下巽上説初無一毫勉強之情此豈用智運奇者之為哉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洊至習坎坎六爻二陽陷于四陰之中四陰坎也二陽坎中一水也上下二卦皆坎下之坎水已至矣上之坎水又洊至焉即其水之相仍洊至是為而坎重習之象目水之流行無間既見其有常自水之盈科而進又見其重習此坎中之所以常流而水不終陷於坎也君子觀象于坎諸本諸身而德行不常非洊至之習也　淵源于德性洋溢于躬行造次必于是顛沛〻〻是而險夷一致混混乎有常而不變徵諸民而教皆不習非習坎之水

也必浸潤于五教漸漬以彞事耳目一于斯心志孰不斯而一再而已豈

時習之不窮夫水不已於流不特盈坎以祇于手而其終必至於海也君子法坎以常習爲吾知以此修德則德必日新以此教民則民習丕變所謂學不厭教不倦即此常習之義也卦辭謂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與此大象並觀而出坎之道寧有餘蘊乎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離離明日也日一而已明兩作者即上下兩卦相繼之謂旦旦明作相繼而明故爲重離之

象與水游至習坎之義同大人觀離之象以繼明照于四方夫南面而治大人居嚮離之位也一日二日萬幾大人有照臨之責也明明德于天下非大人之學乎終日乾乾學以緝熙于光明既以全其常明之天日新又新光被於四表于以普其文明之化是明而繼續之不已則己之明德爲己明矣繼明以照于四方則明民亦無不新矣大明終始而大人止至善之學不盡于離之象乎嗟夫虛明之體本人人所同然者則照亦明德之本然自人之一生言之即孩提之知愛知敬者是也自

大之一日言之即平旦無作好作惡者是也特患不能繼續之耳繼之云者豈能于明照有所增益哉即平旦清明之候作而起焉以復吾狹提愛敬之良旦旦接續一昏覺本之以時習由之以日濟則炯然虛明之中自能兼照萬類即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即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也世之人不以大人待其身自斷其明自小其照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無足怪矣彼流而爲默照返照者盍仰而觀之日乎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咸山本聳而上澤本潤而下以澤而容于山惟其山之虛也以山而受夫澤適以潤其燥也是澤能潤土而山受澤潤二氣相為感通惟其虛受故耳君子觀象山澤以虛受人蓋人心之虛苟不梏於有我之私則於人無所不受其至虛之量本如是也故君子謙以受益虛以下人即其自視欿然惟知好問好察罔敢自用自專休休乎有若無實若虛視天下之知皆其知視天下之能皆其能直欲以一心容納天下之善而其中之虛受者猶不自足也何也善無窮心之空受亦無窮耳

否則高山自貢以下澤視人人已不相貫通既不足以待天下之感悪足以承天下之善無窮之善哉可見山虛故能受澤自然二氣之相通心虛則能受人自然一理之相感彖以咸爲無心之感彖以虛爲無心之感爻于四不言心而言貞其義一也否則咸拇咸腓咸股咸脢咸輔皆滯於一而不虛耳噫易謂虛受世儒遂緣以証虛寂之學焉果易之旨歟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恒震雷動而在外巽風入而在内雜卦傳曰

震起也巽伏也彖曰剛上而柔下陽震動而起則宜上陰巽入而伏則宜下二物各居其方而不易故爲恒之象君子觀象雷風以立不易方彼陰陽剛柔各一其時尊卑上下各一其等子臣弟友各一其倫視聽言動各一其用自此以推之惟其方以類聚是以辨方正位而立之不易乃其一定之理也豈執一而不通哉天下之人極自我植立則大中至正之矩雖欲易之有不可得者如上下固所以相成而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截然不敢以混淆言動固所以相須而言有餘則當謹

行不足則當勉秩然不容以紊亂所以知有定見既辨夫似是之非守有定力又不奪於外物之誘即其所以特立于己者夫固純同之中有辨異者在變通之內有决定者存蓋亦隨其方之所在而立之此其所以有恒德也即彖傳所謂久于其道是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遯天氣雖下降也其體本高山勢雖上聳也其體終下然高山之巔即天也及登山之巔以觀天又若遠而去之而遯乎其不可及是天上

遯而山下止遯之象也非天有心以遠山也山之峻極若有及天之勢而天之高明若有遠遯之機即二陰浸長于下而四陽遯去之義也但天雖遠乎山實未嘗絶乎山而莫之覆幬君子觀象天山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何也君子德尊禮恭言遜行正小人自不敢近也保泰休否固不與之共事而早為之圖先見豫防亦不待其患至而後為避于以修吾本然之德彼固心服不敢媟褻以相加于以盡吾當然之禮彼亦敬承不至媢嫉以相陷待之未嘗不嚴絶之不至已甚如此則不惡既以遠

其害惟嚴且以潔其身遯之朝堂可以久則久也
遯之湖海可以速則速也待小人之道當如是也
然則天下有山天之體本高愈遯愈高而山自不
能侵乎天耳君子之遠小人未嘗有然以交絶之
也其如小人自絶于君子何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大壯雷震之威本自震迅自一陽來復
而伏之亦久矣時當仲春雷之發聲也既以其時
雷在天上威之震擊也自極其烈此大壯之象者
也君子觀象雷天以非禮弗履何也震而在乎天

上則隨其所履而陰邪盡開根蘖悉啓一毫非禮之不存矣君子非禮弗履非陽剛極其壯盛也焉能然乎是故元陽之在吾人也至大至剛塞天地伸萬物其大壯本如是也惟君子則純任乎禮義之正而不違乎血氣之剛凡視聽言動之間自決去乎非僻之累蓋由一日用力而力無不足亦惟法天以自強法雷以自奮而已矣所以真念一動百邪退聽殆如雷霆一震魍魎潛消要皆我之所自有亦我之所自能者所謂克己復禮而動以天者在茲也非天下至勇其孰能之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晉曰為衆陽之宗本無不明而明未出地則地猶得以掩之也或曰已至于中天明則矣曰中則昃亦不足以形容其晉明之機惟日出地上其明固自明也而明之進進不已者于此乎始所以為晉之象彖曰晉進也詩云如日之升是也全重在出字上出即晉字意君子觀象於晉以自昭明德夫明德在人其虛靈不昧之體本不慮而知而為人人所同有者特蔽于物欲不能超出萬物之表而有不明焉者人自昧之耳昧之自我則昭

之自我人不得而與其力也惟奮然物欲之一克
則烱然德性之自明日出地上日自明也其貞明
上進之不已者初無一息之停明德本于性中吾
自昭也其明覺日進之無窮者亦無一刻之間況
未昭之先孰為之蔽而至虛至靈者未嘗息既昭
之後孰為之明而常明常覺者實無窮此致知之
學所以在人自悟而自得也大學所引康誥曰克
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
自明也繼以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合而觀之斯可以盡吾明之意

在天曰明命在人曰明德是心體本明也學者豈能於本體之明加毫末哉觀晉象曰自昭大學曰自明工夫即本体也其如人之甘心昏昏不能自昭自明何哉所以行不著習不察日用而不知也故聖人即人心本明之德示以自昭自明之學惟學之始也果有昭明之功則學之至也即為通明之聖矣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明夷至明者日也至晦者地也日入于地雖其本明者未嘗損而晉明于地之上者則亦

晦于地之中此明夷之象也君子觀象明夷以莅
衆用晦而明夫明之與晦雖若相反而明仁藏用
其機實相須也何也天下之如欲其衆也吾如用其
明以察之則一人之智安足以防億兆之奸欺而
其明反傷矣况察反淵魚為不祥豈莅衆之道哉
惟用晦而明焉則洮幾先物深藏若虛斂精明于
渾厚之中崇真實於明作之外觀乎其用雖若一
若所知而韜光内照烱烱然神明之淵含矣豈有
心以晦其明而和光同塵哉洗心以退藏于密人
莫不能窺其際也所以不逆不億抑亦先覺不識

卌六

不知帝則然順惟無知而無不知其體如固是也君子用晦而明特因明入地中之象而有所悟焉耳噫惟其有虞淵之晦是以有暘谷之明邵子謂日入地中構精之象也用晦之學可易言哉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家人巽為風離為火火之炎氣上衝即風之飄揚鼓動是火者風之母熱極風生即其義也巽風在外離火在內君子知風之自而風之出自火焉則知天下之風化自家而出一家之風化自身出故言行者一身日用之不可離亦家人所

則然而薰陶漸染不容強飾者也庸言之謹而或
失之有餘則不誠而無物矣故有餘不可盡而所
言必真實有物之言也庸德之行而或失之不足
則不恒為可羞也故不足不敢不勉而所行必恒
久不已之行也如此而正言行以修其身則父子
兄弟為足法矣夫固不令而行不言而喻風動其
家者皆自明德中出真如火氣薰蒸一家從風而
丕變矣所以上九亦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以
此反而觀之果知一身之言行乃一家之風化所
出而一言一行其可以家庭日用之常而汞之以

怠忽之心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睽火本炎上而處於兌澤之上澤本潤下而處於離火之下二陰同体其性異趣此所以睽也君子觀象於睽以同而異何也食色與人同也而與縱欲者異好惡與人同也而與狥情者異語默與人同也而與餂人者異取予與人同也而與沽名者異如同一臺池也文王與梁惠異同一獵較也孔子與魯人異欽明啓明其明不既同乎而堯與丹朱異矣溫恭象恭其恭不既同乎而舜

與共工異矣所謂堯舜與人同而堯舜與人異也

可見其同也非徇俗而尚同其異也非絕俗以立

異君子和而不流群而不黨周而不比固如是也

正猶兌離本同乎卦之陰而火澤自異乎卦之象

耳若曰秉彝同性制行異宜非象旨矣噫道同迹

異不害其為同道異迹同不容以不異所以孟子

曰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信乎君子

與人同此心也而存心異之耳其他形迹又何可勝言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蹇水遇險則行之甚艱山逆上又止乎

其險坎陷于上艮止於下是山之上有水矣上下
險阻而窒塞而不達艱險而不通所以為蹇之象
也君子觀象於蹇以反身脩德夫水之流也阻于
山而不出乎險必盈乎險而後可以出乎山君子
之於蹇也反求諸身以增脩其德然後蹇可通焉
如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
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始隨其困窮拂鬱
之遭顛沛流離之際莫非堅志熟仁之地此處蹇
之道也况身一正則天下皆歸德一脩則命可永
配天人皆順何蹇之有非無蹇也蹇之由於天人

者雖不可必而反身脩德之取決于我者實可自強如此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皆蹇之力也且吾脩吾德則此身隨遇皆安又見險而能止濟險之有道殆如水之行險而順無入不自得矣民其背無咎習坎惟心亨反身脩德其兼體而不累乎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解坎在上為雲故為雲雷也在下為雨故為雷雨解震動滂沛雷雨交作而天地鬱蒸之氣渙然其解散矣何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潤萬物者莫潤乎雨雷雨作於上則萬物之生意莫不發

舒暢遂為之一新此解之象也君子觀象雷雨以赦過宥罪夫民有過從而赦之以其誤也民有罪止於宥之以其故也雷震乎上雨潤乎下故刑獄中之一赦一宥若有不齊孰非君子與民更新之意乎如此則回枯起槁天地大生之仁固以解而普及於萬物起死回生君子生生之仁亦以解而推廣於萬民要皆自其一念生機勃乎不容已者發之也噫栽培傾覆雷雨不過因物以付物赦過宥罪君子不過以人而治人雖雷雨不能生乎已朽之物君子其能盡赦有罪之民哉一體之中自

自有等殺莫非天也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下有澤損山高澤深以山而逼近乎澤則澤寇山而山日削是山之損也山壅澤而澤日涸是澤之損也山下有澤損之象也君子觀象於損以懲忿窒慾夫怒氣屬陽一或激而發之其突然莫能遏者如山之高而暴戾固足以陵人慾情屬陰一或溺而汩之其淵然無底止者如澤之深而浸淫適足以溺己之所當損者莫大是也必於忿則懲之發於前戒於後而屬氣為之盡消乎慾則窒之

防其流止其源而情實為之永塞蓋忿慾觀理寡欲養心君子之學當如是也雖然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何忿何欲也感於物而動斯忿與欲皆足以累吾性矣君子為能涵養乎未發之本原故發皆中節而一或發有不當則損之又損以至於無亦皆因其所本無者以致其克治之功而吾心可以復其固有之天矣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益陰陽之氣噫而為風震而為雷雷迅則風烈風暴則雷疾二者本相須也況風怒于上又得

雷以助之若愈張其鼓盪之勢雷怒于下人得風以助之若愈激其根迅之威此益之象也君子觀益象以遷善改過彼風之所盪而陽氣為之舒暢則知之為可遷矣雷之所震而陰氣為之盡陰則知過之為當改矣君子見人有善其遷之如不及者如風之巽入於其懷雖益之自外而不至於驀善悉備不已也覺已有過則改之惟恐不速者如雷之震動於厥躬雖益之自內而不至於纖惡悉除不已也況風與雷交相益也敏於遷善則過益寡速於改過則善益純所謂日進無疆其益無方

者在茲矣欲求有益於得者可無雷厲風行之勇哉要之遷改雖若二之實則一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也何也克己復禮無二功也二其功者何有於風雷相助之益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夬澤性潤下天體至高以澤而上於天其潤下也決矣雲興雨施澤決及物故爲夬之象君子觀象於夬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夬祿也者所頼養賢以及民而潤澤天下者也澤而上於天

則勢必決於下天之共也祿而有於己施必及於人君子之共也雖祿以養賢未嘗不論其功而天祿與共必不私其所有此固其所當決者若以之居德則忌矣何也德雖我之所自得而其進無窮不積則不充不凝則不固也苟得之於中即潰決於外有其善誇其善有其能矜其能雖得之必失之矣居德而共也寧非其所忌哉可見共一也以之施祿則宜不可滯於出納之吝以之居德則忌不可存乎驕泰之私蓋利祿當公溥于人德義當固守於己君子所以善用共也

哉曰祿之施也當決即以此自居其德則忌但下句於決字之義不甚親切當與否卦大象一例看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有風姤天至高也物之處於下者莫不賴其覆幬之恩而欲與天遇也難矣然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氣一暢萬彙從之則天雖不與物遇而其所以遇之者存乎風也故為姤之象君后觀象於姤以施命誥四方夫以后而視民尊居九重遠在萬里巍巍乎一天之高也何能以相遇哉惟大哉王言重巽申命哉如和風以養其煦育之仁哉如

寒風以鼓其肅殺之義命誥一布四方莫不鼓動
而隨風以鼓拂矣是風乃天之號令也天以風而
誥萬物凡被其吹噓者莫不鼓舞于先天之下命
乃后之風聲也后施命以風萬民凡若於訓誥者
莫不風動於文命之中君之遇民係於命誥有如
此以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故也否則其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從矣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有
風敎之責者其愼厥好哉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萃澤本處下爲衆水所歸水聚盈滿則

上之於地浩〻乎萬派畢容而為天下之巨浸此
萃之象也夫天下至平者水也至易潰決者亦水
也澤上於地則不事堤岸壅塞而自無泛濫潰決
之虞此乃澤地自然之萃即中庸謂地之博厚振
河海而不洩是也君子觀象澤地以除戎器戒不
虞蓋民之不聚由禍亂之不平則戎器之用固有
不容已者若喪亂既平而民之爭心息矣則當斂
戎器而藏之與民休息而綏之以文德矣然亦治
不忘亂安不忘危用戒不虞而先事有未然之防
焉亦非若秦人鑄金銷兵而遂忘不虞之戒也法

坤藏以為除法兌口以致戒古人常聚不爭率用此道也若云修而聚之之謂除固與字義不協書武城篇謂偃武修文放牛歸馬示天下弗用詩周頌時邁篇謂載戢於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何謂也況止戈為武戎器固不容以不除而寓兵於農則儆戒自可以無虞也易示萃民之道斯其至矣否則欲假堤防以聚水者固不以語天下之大澤欲假戎器以萃民者亦豈足以語民心之歸仁乎

地中有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有木升木之生也根植於地中由萌蘖而拱把由拱把而合抱高可干霄大可蔽日其上進殆不可遏此升之象也君子觀象於地木之升以順德積小高大夫坤地本有順德之象巽木本有積小高大之象觀木之高大者由於萌蘖之積而地之生者其機為至順也吾人之德其仁義礼智之根於心也視彼木之生機為本順者何異哉特不背由小以積之耳果能下學上達自一念之小積而至於念念不忘自一事之小積而至於事事匪懈日積月累則吾心之達順者自然潛滋暗長有

生則惡可已之勢而高明廣大之極不過由漸積以馴致也但積雖以漸豈容矯強爲之哉始而孩提之不學不慮終而聖人之不思不勉其順德之木體狭提無所減聖人無所增猶夫木之植根于地而高大以時升有不容以人力參也夫何異學頓悟頓修既不知積小之功未免揠而助之長也俗學株積寸累又不悟順德之體鋼花鏤葉強以人力勝天工而生機息矣又奚怪聖學之不明哉

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無水困兌積水也坎流水也澤積於上坎流於

下下流則上不能積而涸矣故為澤無水困之象君子觀象於澤水之困以致命遂志夫困阨之遇其所以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命之所在則見危授命凡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皆所不顧而必不肯僥倖以苟免然困而不失其所則中有所必為者志也志之所在從吾所好志仁必欲遂其不忍之真志義必欲遂其不為之念雖命之所在而此志則必不可奪也故體坎之險以致命休澤之說以遂志也豈二之哉命在天不可必也志在我可自盡也盡其在我以聽其在天則困雖委命於天

困而亨實遂其志於我矣況志而可遂則生不爲倖生死不爲苟死坦坦然無愧無怍無入不自得也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噫真有志者立命在己夫何困之有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井巽爲木坎爲水凡鑿井者旣以及泉則以木横其下而水上於木矣木下於水則其水不混水上於木則其水不竭此井之象也君子觀象於井得勞民勸相之道焉夫井本有水在人鑿之而已矣體坎險以勞之而不怨也井本至清在

人巽之以木而已矣體巽入以勸之得有相之道也君子知民之有性猶井之有水而始之以勞来之方知民性至善猶水之性至清而繼之以勸相之術雖勞之勸之我惟盡其當然之職而自勞自勸民各全其固有之真況水之用汲也本利養之不窮我之勞民也亦誘掖之不倦如是則因井可以悟性勞民且以盡人之性斯民也既賴井以養其生又象井以養其性井之有益于人也大矣信乎井為德之地也

澤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革革為變更虎變豹变亦取变義兌為
澤離為火火在澤中如彭蠡雲夢火澤巨浸忽有
大光非變而何故不待滄海漸成桑田江河忽生
洲渚方為火氣蒸灼而後見其變革此所以為革
之象也所謂澤有陽焰所謂陰火潜燃皆澤中有
火之義君子觀象澤中之火知天下之當革者其
義不一而莫大於治曆明時夫天本動體不可形
狀即各經宿分十二次以為之體觀於日月五星
之經次則知天度之漸差此所謂歳差也離屬夏
兌屬秋即一歳之間夏革而為秋離變而為兌暨

度密移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夫固順時變革之道
也由此而知呼吸者一息之革也晝夜者一日之
革也分至者一歲之革也歷元者無窮之革也故
天運不齊而歷無定法惟候氣定朔則度數不差
於以治歷而日月星辰各極其躔度之精於以明
時而春夏秋冬各極其推步之密即澤火以觀四
時即時序以候天度雖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要
皆順天以變革未嘗強天以從曆也後世曆家一
定其差法而不知革者視此當何如但四時以相
生為革而離兌不免於相尅雖曰維其尅之是以

生之而卦辭則曰革已日乃孚蓋以離中納有己

土所以離兌為一歲中之革者由己土為之相生

故也推治曆明時之義而已為戊己蓋信矣

堯典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是日月星

辰之躔次乃曆之所取以為象其變革日月隨乎

日月星辰未嘗執乎一定之算也觀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是冬至昏見之星昴在天中則日之躔固在

虛也子之虛非子之半乎可見堯時冬至日躔虛

宿周冬至日躔牽牛漢大初曆猶在牽牛唐宋在

斗元曆在箕至我朝則在箕三四度矣自子之半

虛之十度至其三四度已差六十五六度日躔遲速不可同自古迄今未有不變革者治曆明時取諸革也何疑哉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鼎木以火為用火以木為體木上有火斯可以成烹飪之功此鼎之象也夫木火備則鼎有定位而鼎則以木火為命也况鼎非虛器也其中必有實所以享上帝養聖賢者在茲焉非端正凝重則木火亦無所用矣君子觀象於鼎以正位凝命何也君子之所居者天之位也所承者天之

命也命不於常斯位不易保革命固所以易位正
位乃所以凝命也況鼎之器正故木火之用為不
虛君子之位正斯天命之凝為愈固惟中心無為
以守至正而夙夜基命宥密斯凝之有道矣且鼎
亦非假設是象以明是卦也鼎乃重器本聖人之
所寶者受天命而位南面所以為主天下之重器
也自禹鑄鼎象物其後遷鼎於商至武王克商遷
洛邑及楚子問鼎於周王孫滿對曰周德未衰天
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在德不在鼎即正位
凝命之意可見正位凝命之得象於鼎者一皆實

事由此推之六十四卦其所取象悪可以為無確
定之義哉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雷震天威至疾而可惧者莫如雷〻聲一震威
已迅矣况重襲而洊至乎上下兩震故為洊雷震
之象君子觀象於震以恐惧修省夫戒慎不覩恐
惧不聞無時不修省者君子之學也豈待雷声而
後敬畏哉常人之情聞雷鮮不知惧而既震之後
未必能修省也君子之心其時〻畏雷之心乎朝
乾夕惕而終身兢業之不怠反已自修而時刻内

省之不疚非以避禍也存心事天之功當如是耳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此其小心翼翼昭事對越者在乎時亦凜然存雷之震也所以卦辭震雷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孰非平時敬畏之功哉可見恐懼修省即震之象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亦此意也噫善學者果有悟於雷焉則雷在地中以不遠復雷出地奮以作樂崇德雷在天上以非禮弗履天下雷行以茂對時育物何往而非恐懼脩省之學耶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山艮巍然鎮靜而不遷者莫如山也上下皆山則兼山矣上者止於上而不侵乎下下者止乎下而不踰夫上彼此定位屹然不動此艮之象也君子觀象於艮以思不出其位夫心之官則思本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思出其位矣君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事物之感各殊吾心之思則一思以盡其倫也君臣父子與國人交雖不齊而不越乎天然之則思以順其遇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雖不一則各安其素位之常是未嘗不思也凝然洞然應感無滯則

思雖萬變而一貞夫理所謂知止而後有定是也與山之鎮靜各安其所者何異哉彖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正此謂也可見思不出位則雖有所思而我無所與凡所謂慎思近思無邪徹若思皆是道也此所以思曰睿睿作聖思為聖功之本噫人惟思不出位則無思無不通如鑑照妍媸而鑑不動衡稱底昂而衡常平凡着於有思而逐物往来者固非也彼釋氏穢厭其心不可思議鄙儒即同之以艮背之學也其亦不思之甚哉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漸夫以木而托處於山之上孰不仰其高哉木非無自而高哉山本高矣木因高以植其根及其長也固喬然不可攀而其生也實漸次而不驟木既藉山以漸長山若因木而愈高是木以山為居山以木而美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此漸之象也君子觀象於漸以居賢德善俗夫德行乃斯民之師表惟居得其位固可以端風教善民俗也雖風俗未易以驟變然日與善人居則久而不覺其漸化矣齊宣王謂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

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也果能真知有賢德者居巳以尊崇之凡居其位重其道者靡不至也庶乎我既隆之以師範而卓然風聲之一樹則民皆有所儀刑而煥然風俗之漸移況薰陶漸染不責效旦夕之近也則轉移化導始而變久而淳民俗日入於善而有不知誰之為之者矣久道成化必世後仁聖王且然書稱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其斯之謂歟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歸妹雷震於上則澤水皆隨而陽動陰

説女從乎男所以為歸妹之象也君子觀象歸妹以永終知敝夫婚姻乃人道之始而偕老為夫婦之終必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斯可永終無敝也歸妹乃説以動者也況以少女從長男其動也説也皆不正也既以不正合之於始則其終之必有敝也即此可知矣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所以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蓋為此也然則欲為永終之道必豫謹始之慮既知致敝之本必求起敝之方知此而可繼可久之道在我矣雖然貞女之從人士君子之出處其謹始一也夫何世之自媒自

黨者曳裾王門奏記相府丧名失節恬不知怪始之救也極矣又何待於終而知之哉噫惟其知救而見機是以令終之。有似君子不妄動不妄說一以道為之準耳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豐震雷離電雷至威也。電至明也雷與皆電至則威耀極其盛大而萬類雖繁莫不在其震動照耀中此豐之象也君子觀象於豐以折獄致刑夫人命至重刑獄至大欲上不屈法下不寃民也難矣故必法電之明以折乎獄法雷之威以

致乎刑非故為此以震耀斯民也蓋刑獄本天之所以討有罪也威至而明不至則獄之折也雖決其辭而無以得其情何以折衷其至當之律明至而威不至則刑之致也雖按諸法而無以當其罪何以曲致其比擬之詳惟威明皆至則惟明克允惟斷乃成姦惡無所遁其情折致莫不中乎理猶之雷電並至而普天萬類孰敢隱其惡哉噫時極豐盛則人心玩而法漸弛折獄致刑威照並用君子處豐之道當如是

噬嗑豐二卦皆以離震成體雷電噬嗑明在上故

以明罰勑法歸之先王自立法者言也雷電皆至豐明在下故以折獄致刑歸之君子自用法者言也觀諸天象雷之擊必與電俱電之擊必與雷並明威兼用掌刑獄者其可偏哉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旅火有時而在乎山之上則山以火而明山實不能久留夫火則火以山而止此旅之象也何也火之於山縱野燒延緣亦不能以久留也旅之於途次非久寓之所罪人於刑獄豈久羈之處哉君子觀象山火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刑

獄本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者不得不致之於獄而久留淹滞則非刑期無刑哀矜勿喜之心也是故刑不明則枉於是象離之明以用其照而可以無適情過明則察於是象艮之止以致其慎而可以無濫刑過慎則滞於是象火之山而不留夫獄焉知是則山者則火之所旅而火不久留於山獄者罪人之所旅而罪人不淹留於獄明慎之中仁恕存焉聖人之盡心於獄也至矣

賁山下有火明在内止在外故明庶政而無敢折獄旅山上有火止在内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折獄者獄未具而決之也留獄者獄已具而

留之不決也二卦皆離艮成體正可互觀然刑獄以離明為主而曰無敢曰不留其有取於艮止之意亦深矣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風巽天下之巽順善入者莫過於風而風相繼隨風也既有風以先之又有風以隨之風相隨而不息何其巽而順也故為巽之象君子觀象於隨風以申命行事大凡政事未行之始必先有訓誥以諭之使民皆曉然知利可興害可除也於是重復申明其命如風之相襲而至既告戒之又丁寧

之然後見諸行事而行即行其所由命者焉即所謂巽以出之也然巽與之言能無說乎故以行乎興利之事藹然如和風之冲融以行乎除害之事肅然如寒風之凜烈則四方風動莫不順從其命矣君子巽入民心之道當如此可見風者天之命也惟隨風以鼓舞乎萬物適以廣其吹噓之仁命者君子之風教也惟申命以鼓動乎萬民而悉以見諸行事之實是無一物不從乎風亦無一民不從乎君子之命上下皆順巽之至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噫申命行事謂之巽慢命致期謂之暴為人

上者其愼辨之

巽主命令如觀設教蠱振民俗施命小畜懿文德大抵皆取風能善入順從之意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澤兌物之相說莫如潤澤之相資麗澤者兩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灌而悅懌之意即于此乎存此兌之象也君子觀象麗澤以朋友講習蓋義聚樂惟朋友則然所以同氣相求同志相資自一鄉一國以友乎天下之善士豈徒情義相聯屬而已哉義理本足以說心也但一人之聰明有

限天下之義理無窮不得不講論而重習之焉既參之衆論而明辨之不已又驗之身心而取益之無方切琢砥礪之間不有益於我必有益於彼况虗懐樂受相觀而摩彼此兩相益乎如此則二澤相麗固有互相浸潤之義而衆朋合聚自有互相浹洽之機人已交脩知行並進講習於一時一時之說也取友愈廣則潤澤之愈深而欲罷不能其中心喜悅殆不可以言語形容矣觀論語首揭時習之說朋來之樂聖人示人為學取友之意至矣

兌

先天無言之説也而朋友講習豈説以言哉蓋天下之説雖出於正而未免係乎情惟講習之説純乎理也剛中利貞又不待言矣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風行水上渙風之拂拔靡定水之波瀾不常二物相觸皆散而不洽此渙之象也先王觀象於渙以享帝立廟何也渙則當聚也天下聚渙之道莫有大於上帝之享祖廟之當立者以天本至大神氣無所不在祖禰至幽魂氣無所不之郊廟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欲吾之精誠以對越在天則一念

潜乎於冲漠而天神聚矣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歆吾之精誠以駿奔走在廟則一念默契於幽冥而人鬼聚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享祀以格天立廟以格祖則仁孝誠敬之至無不貫通而六合聚於一人又何渙之足患哉噫幽明神人若不同而貫徹無間者以其精神本至一也惟一人之精神於天下則患難莫不解散聚天下之精神於一人則幽明莫不會歸識此斯可以語渙之道故中庸曰明乎郊祀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節川壅爲澤乃衆流所匯坎之流於上者雖無窮澤之納於下者則有所止而不至泛溢此節之象也君子觀象於節以制數度議德行夫政事科條之無節者以數度之無制也而數度者又因數以爲之度必使裁制之有法焉凡多寡劑量殊短長盈縮之別上下升降之異大小等殺之差罔不制之極其審也由此禮達分定賤者不得以踰貴卑者不得以踰尊與服宮室咸有節制而不敢踰矣人才叙用之無節者以德行之不議也

而德行者又由德以見諸行必使擬議之各當焉凡賢哲才能之等忠良俊乂之儔冀為明聽之分憑巽孝德之叙罔不議之極其詳也由此隨才器使德之大者位乎上德之小者位乎下爵禄名位咸有品節而不敢過矣如此則政事之因革人才之黜陟莫不中其節也是豈有意以立其節乎天然自有之中不可過不可不及者也君子特觀象水澤而得夫樽節之道耳且云如是則甘不如是則苦無非使人同歸於中也不然若節亦難矣豈故為是言以絕天下哉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中孚風惟虛故能善入澤惟虛故能順從澤上有風乃以虛感虛所以為中孚之象君子觀象中孚以議獄緩死議取諸兌緩取諸巽也王制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變故君子盡心焉此心為非中孚其何以盡之哉正以獄訟之間情偽微曖其變千狀一或聽之不審則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此心何能以自忍也故獄將决而議之務求其入中之出既决則寬緩之且求其死中之生所以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

獄也句而職聽二句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
即其至誠惻怛之衷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真如
風之動水而後有以盡其心耳如此則風動而隨
隨上巽而下説書曰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又曰好
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其即此中孚
之謂歟雖然得情哀矜勿喜豈可以聲音笑貌為
哉卦象以豚魚象象以虛舟爻象以鶴鳴子和必
如此而後謂之中孚利貞應乎天也是故議獄緩
死非有中孚之實德不能也君子雖反求諸身
卦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皆以離明為主故

震動則明敕析至艮止則無敢不留惟中孚則有
取於兌巽先儒謂中孚全體似離亦是其實則終
之以至誠惻怛為刑獄之本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小過大凡雷雨交作去地甚邇震驚百
里亦不甚遠故雷雖奮迅於高山絕巔聲不甚烈
止於一過焉耳蓋空中上無窮下有限聲本乎氣
故上闊之小下闊則大也即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之意詩云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山上之雷震
於高處其声殷殷然而已此小過之象也君子之

小過果安在哉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夫恭也哀也儉也皆美德也以中道律之過恭恐無禮則勞過哀恐毀至滅性過儉恐鄙吝而至於陋則亦不免小過矣然而君子有時過之者何也時皆過乎薄君子寧過於厚故與其簡也寧過於恭與其易也寧過於哀與其奢也寧過於儉雖不合乎中要皆過之小者耳過之小而有補於世道雖過也夫何傷否則雷之過於山也豈真小哉特以山之高而小其声耳君子之道豈真有小者哉以恭哀儉而時有可過焉耳故彖傳曰小過利

貞與時行也苟非其時雖三者之善亦可以過之

小大論哉

陽明先生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詢之知山下大雨詩云昨夜月明峯嶺宿隱〻雷声在山麓曉来却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茅屋觀此亦可以証山雷小過之象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既濟火炎上也降而居水之下斯足以烹夫水水潤下也升而居火之上斯足以受火之烹水火交而烹飪之功成此既濟之象也君子觀

象既濟以思患而豫防之夫時當既濟人事既以
善矣天運既以昌矣民康物阜亦可以享昇平共
安樂矣然治者亂之潛安者危之伏物極必反理
數然也況百事就緒則玩愒易生而懷宴安者亦
人情之常於此不慎怨怠荒一滋則侈靡莫救火
固足以烹水而過燥即為炎灼之虞水固賴火以
烹而稍溢即成淹滅之禍其必觀坎之陷而思其
患因離之明以豫其防凡所以儆戒無虞者無所
不至則患雖伏於後防已設於先庶乎既有未然
之防永彌將然之患而既濟可永保矣況永有終

亂之窮爻有濡首之厲古之致治未亂保邦未危如虞廷兢業上下交相儆戒孰非是道哉易六十四卦惟既濟一卦坎上離下六爻之陰陽與六位之陰陽相協故雜卦傳曰既濟者定也大象正示以常定之法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未濟水必賴火以濟餁也水火不交則不相為用斯為未濟之象未者有所待之辭非不濟也慮未濟而必求其濟者謂非君子之心乎故以慎辨物居方彼炎上火之性也而其炎實可以

濟矣水潤下水之性也而其塞必有資於火此物之所當辯者居之有不慎則終於未濟而已矣辯象火之明居象水之聚處水火之交不容不慎是故本吾敬慎之心辨之必明而深湿之不混居之各當而烹飪之相宜即其性之炎者以下於水則其歛為不虛即其性之潤者以上於火則其寒為可熱是兩不相能者而兩相濟焉於以燮理陰陽參贊化育皆於此乎在也可不慎哉要之水火不相射者天之道也水火相濟者人之事也君子所當慎辨而居方者推類固萬有不齊而水火相

濟乃功用之最大者以人事濟天道此固其一端也噫以此反身而慎其獨焉洗心退藏發禁燥妄以忍水制慾火惟辨之早斯居之安也是故必如此而後為君子之善用易